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智术师集

张文涛 ● 主编



[意] 乌戈·齐柳利 (Ugo Zilioli) ● 著

柏拉图最精巧的敌人

—— 普罗塔哥拉与相对主义的挑战

Protagoras and the Challenge of Relativism
Plato's Subtlest Enemy

文学平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智术师集

张文涛 ● 主编



柏拉图最精巧的敌人

—— 普罗塔哥拉与相对主义的挑战

Protagoras and the Challenge of Relativism

Plato's Subtlest Enemy

[意] 乌戈·齐柳利 (Ugo Zilioli) ● 著

文学平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柏拉图最精巧的敌人: 普罗塔哥拉与相对主义的挑战/ (意) 齐柳利著;
文学平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7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张文涛主编)

ISBN 978-7-300-15729-0

I. ①柏… II. ①齐…②文… III. ①普罗塔哥拉-相对主义-研究
IV. ①B502. 22②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0421 号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智术师集

张文涛 主编

柏拉图最精巧的敌人

——普罗塔哥拉与相对主义的挑战

[意] 乌戈·齐柳利 (Ugo Zilioli) 著

文学平 译

Plato Zuijingqiao de Dire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 × 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8.875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5 00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柏拉图对话没有一篇以诗人命名，却有好些篇以智术师命名，似乎智术师是柏拉图更大的敌手。柏拉图哲学堪称对公元前 5 世纪雅典启蒙运动最为深刻的批判，旨在收拾启蒙运动导致的礼崩乐坏残局——古希腊的智术师们是雅典启蒙和民主运动的思想引领者，要理解柏拉图甚至深入理解古希腊思想史，必须认识智术师。现代哲学可谓现代启蒙运动的结果，认识古希腊智术师的思想也为我们理解现代哲学提供了极好的参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启蒙不过是雅典启蒙的翻版，柏拉图的处境仍然是我们今天的处境……

本系列将提供古希腊智术师派全部今存文本（含残篇）的笺注体汉译，亦选译西方学界的相关解读及研究成果，以期为我国学人研究雅典启蒙打下基本的文献基础。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戊组

2010 年 8 月

中译本说明

普罗塔哥拉是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重要思想家，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最著名的“智术师”之一。关于他本人及其思想，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明哲言行录》卷九第八章有所记载，但今天能够见到的更早的记载却来自他的强劲反对者柏拉图的两篇对话：《泰阿泰德》和《普罗塔哥拉》。

本书试图通过为在《泰阿泰德》和《普罗塔哥拉》中遭到苏格拉底诘难的普罗塔哥拉的感知相对主义和伦理（或社会的）相对主义提供整全的解释，深入理解柏拉图笔下的这个思想敌人。换言之，作者致力于理解普罗塔哥拉的思想，为其声名狼藉的相对主义哲学提供一个整全的正面分析，而非跟随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批判普罗塔哥拉的相对主义。因此，本书实际上是为相对主义辩护的论辩性著作。由此可以理解，为何作者会将普罗塔哥拉的相对主义哲学与当今的各种相对主义论，尤其马戈利斯的所谓“严格相对主义”论联系起来。作者力图证明，普罗塔哥拉过去是、今天仍然是柏拉图最为精巧的哲学劲敌，正因为如此，在哲学方面，普罗塔哥拉思想在当今仍然具有吸引力：在作者笔下，作为第一个为相对主义辩护的西方哲人，普罗塔哥拉还活着。

西方学界的业内人士认为，为相对主义辩护需要特别的勇气和广阔的胸襟。但反过来看，如果我们知道，相对主义在今天仍然是思想界面临的深刻挑战，那么，本书为相对主义辩护的努力的确值得认真看待。作者对柏拉图论述的分析性阐释，实际上是

2 柏拉图最精巧的敌人

在饱含激情地反驳柏拉图，如此勇气不仅令人佩服，也值得我们见识一番。

古工坊

2011 年 12 月

前言与致谢

本书为柏拉图在其两部对话中让普罗塔哥拉坚持的那种学说 ix
提供了一种非传统的解释。我在本书给出的解释，事实上在尝试为主张普罗塔哥拉相对主义是一个严肃而强有力的哲学立场提供理由。我在整本书中所采取的处理普罗塔哥拉相对主义的正面路径，是使得我归于普罗塔哥拉的那种相对主义的解释成为一种非传统的解释。就柏拉图对普罗塔哥拉相对主义的处理而言，至少，在古典学学者（而非哲学家）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柏拉图所描述的普罗塔哥拉相对主义是一种没有说服力的哲学学说。

对于普罗塔哥拉的相对主义，我的诸多观点，就它们挑战了关于普罗塔哥拉对思想史之作用的主导性解释而言，不但是反传统的，而且我以更大的激情捍卫了这些观点，“比大多数哲学家能让他们自己展示出的激情还要多”。引号中的说法是艾耶尔（Ayer）在1946年版的《语言、真理与逻辑》（*Language, Truth and Logic*）的“附言”中说的，其目的是解释他的书在各种意义上都是一部年轻人的书。倘若可以作某种比较的话，我认为本书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也是一部寻求严密和激情之统一的年轻人的书。我希望，本书对普罗塔哥拉相对主义所表达出的观点的非传统性，不但是我借以捍卫一种哲学立场的激情的产物，而且是我集中分析古代文本和严密论证的结果。

写一本书是一件漫长的事。将有关所选主题的观念实际撰写出来之前，有一段时间，你首先形成这些观念，然后使得它们更

2 柏拉图最精巧的敌人

加合理，更具有说服力。因此，我先要感谢克里斯托弗·罗 (Christopher Rowe)，我最初在 1999 年至 2001 年跟他讨论了本书的核心观念，那是在达勒姆 (Durham) 大学古典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一段美好时光。在此，有许多事情我都要感谢他：感谢他公开地、始终如一地为我提供的支持，他从那时起一直支持我在哲学上的发展；他还阅读了该书的第一稿，并提出了非常有帮助的修改建议，这些建议既有论证方面的，也有语言方面的。

如果不是有幸接替吉尔 (Christopher Gill) 在埃克塞特 (Exeter) 大学古典学系的工作，该书几乎没有公开面世的机会。从写作的最初阶段到完稿，克里斯 (Chris) 的帮助都是非常宝贵的。当我自己对如何展开我的计划没有把握时，他总是鼓励我；他阅读了本书早期的和最终的稿子，并对本书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建议；当需要时，他还帮我改进英文表达。我认为这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学者能给年轻学者提供的最为慷慨的帮助。对此，我充满感激。

x 另外两个学者也给予了我非常无私的帮助。一个是 (巴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 纳希 (Michel Narcy)，他阅读了早先的稿子并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另一个是天普 (Temple) 大学的马戈利斯 (Joseph Margolis)，本研究计划最初提出就受到他的欢迎，他阅读的几乎是本书的终稿，并给予很大的鼓励。

我要感谢的人很多，但限于篇幅，非常遗憾不能具体地分别写出感激他们的理由，我希望这并不影响他们意识到我深深的感激之情。我还希望感谢的人，在达勒姆有：希瑟 (Heather) 和斯佩特 (Nigel Speight)、罗 (Heather Rowe)、哈密特 (Beverlin M. Hammett)、斯特拉福 (Fabiano Straffi)、菲埃罗 (Maria Angelica Fierro)、查霍德 (Anna Chahoud)、博伊斯-斯通斯 (George Boys-Stones)、纽因顿 (Samantha J. Newington)；在伦敦有：约翰 (John) 和佩因特 (Patricia Paynter)；在埃克塞特有：艾萨伊福 (Lena Isayev)、奥尼尔 (Peter O'Neill)、惠特马什 (Tim Whit-

marsh)、赫普尼 (Jonathan Humprey)、杰玛 (Jemma) 和丹宁 (Philip Denning)、乔伊斯 (Joyce) 和伯吉斯 (John Burgess); 在玛切拉塔省 (Macerata) 的库木拉诺市 (Colmurano) 有: 金泰利 (Eulalia Gentili)、布科里尼 (Assunta Buccolini)、阿藤 (Alessandro Attene); 在费顿扎 (Fidenza) 有: 齐柳利 (Annalisa Zilioli)、科贝林尼 (Tina Corbellini)、巴蒂洛奇 (Battilocchi)、卡特尔 (Elisabetta Cattel); 在帕尔玛 (Parma) 有: 罗西 (Marco Rosi) 和帕玛科托 (Parmacotto)。还要特别感谢赞伯尼 (Michele Zamboni) 和我的父母, 在该研究的关键阶段, 他们为我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在阿什盖特 (Ashgate), 布朗 (Kate Brown) 和贾维斯 (Emily Jarvis) 因持续的支持和专业知识的鉴定而值得特别的感谢, 尤其是要感谢贾维斯。

在此, 尤其要提到克里斯特安娜 (Cristiana) 和我们的两个孩子, 即佐伊 (Zoe) 和迪里欧 (Delio), 还有我们在库木拉诺市的住处, 我在这里撰写了本书终稿的绝大部分。那是一栋 17 世纪的房屋, 我的书房位于顶层, 这里的粗梁厚墙隔绝了外面的喧闹和夏日的炎热, 能在这里写作, 真是幸运。书房的后窗可以让玛切拉塔周围不同的山色尽收眼底, 在此凝视周围的景色, 让这个地方顿时显得完美无比。在这样一个理想的环境中进行写作, 真是享受。我认为, 本书得以出版也与我在这栋房屋中居住相当一段时间有关。

我于 2005 年初开始撰写本书的最后一稿, 那时, 我们的第一个女儿佐伊才 3 个月大。我于 2006 年 9 月撰写此前言, 那时, 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才 6 个月大。人们可以想象围绕两个小家伙转, 生活是多么的充实。我衷心地感谢他们, 这个家因为他们的到来, 持续不断地教育我要以正确的方式来处理我生活中的诸多事情, 每样事都有其应有之价值。

最后, 还有克里斯特安娜。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 我将论证说, 普罗塔哥拉相对主义可能带来的结果之一, 就是意识到: 在

4 柏拉图最精巧的敌人

人类生活中，真理、知识等等并不比生活中所包含的其他要素更为重要。对人类而言，知识是重要的，但一个人恰好与之相联系的另外一些人也是很重要的。如果爱情将两个人联系在一起，并且其中的一个人就是克里斯特安娜，那么，另一个人马上就会明白：其余的东西仍然重要，但与她相比，就变得不那么关键了。在我们的爱情中，在她身上，我找到了最佳生活状态的全部，不但在情感的层面，而且从理智的观点来看，皆是如此（就我否认《会饮》中柏拉图的“爱的秩序”[*ordo amoris*]而言，在此我是反对柏拉图纯精神恋爱的）。当面对某种异常珍爱而又无以言表的东西时，我感到的那种木讷拘谨使得我不能有进一步的言说。但简单地讲，本书是带着无限爱意而献给克里斯特安娜的。

自然喜欢隐藏（*Phusis kruptesthai philei*）。（赫拉克利特）

2006 年 9 月

于库木拉诺市，

玛格丽特楼（Casa di Margherita）

目 录

中译本说明	1
前言与致谢	1
导论 普罗塔哥拉、柏拉图与相对主义	1
一、论题与目的	1
二、相对主义	14
三、理解柏拉图的路径	21
四、结构	25
第一章 感知与不确定性	31
一、历史的普罗塔哥拉	31
二、智术师的训练和哲学教育	36
三、《泰阿泰德》的“题外话”	42
四、解读《泰阿泰德》	47
五、本体论上的相对主义	52
六、本体论的不确定性	63
七、进一步解释历史真实性	70
八、不同的性情倾向	74
第二章 智慧与不可通约性	89
一、《克拉底鲁》中的普罗塔哥拉	89
二、普罗塔哥拉的辩护	95

2 柏拉图最精巧的敌人

三、两个残篇	108
四、不可通约性	112
五、“客观标准”反驳	121
六、(可能的) 答复	125
七、普罗塔哥拉相对主义的范围	133
第三章 伦理与生活方式	142
一、伦理相对主义	142
二、普罗塔哥拉的神话	149
三、美德和技艺	157
四、主观主义和情感主义	165
五、生活方式	169
六、生活方式概念的激进用法	175
第四章 矛盾、自我反驳及问题的核心	181
一、柏拉图的反驳	181
二、普罗塔哥拉与矛盾	183
三、言说与显示	186
四、基于健康的反驳	190
五、基于利益的反驳	200
六、民主知识	207
七、虚假的智慧	212
八、自我反驳论证	216
结论 相对主义的工具	229
 参考书目	 237
主题索引	256

导论 普罗塔哥拉、柏拉图与相对主义

一、论题与目的

本书的首要目的是要重构智术师普罗塔哥拉的哲学思想，该目的是通过考察柏拉图的某些对话而达到的，确切地说，是通过考察《泰阿泰德》和《普罗塔哥拉》中的某些章节而达到的。在对话中，柏拉图鉴于相对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的哲学二分而把一些哲学观点归于普罗塔哥拉，本书力图对这些哲学观点进行界定、理解和批判性的评价。写作该书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个理由与古代思想史有关。用康福德（F. M. Cornford）的话说，普罗塔哥拉是柏拉图的“大敌”。^①我相信，对于柏拉图及其客观主义，至少就知识论和伦理学上的某些核心问题而言，普罗塔哥拉及其相对主义是“最精巧”的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就教育和方法论上的问题而言，情况也是一样的。第二个理由与当前的哲学争论有关。我认为，普罗塔哥拉与柏拉图之间的争论开启了哲学上相对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从西方哲学诞生之时起，就是它的一大特征，并已弥漫在过去 40 年的大部分英美哲学中，尤其是在美国，而且这种对立已经变成哲学思辨中所争论的最根本的问题之一。

^① 见 Cornford, F. M. (1935), *Plato's Theor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 87.

2 柏拉图最精巧的敌人

在说到普罗塔哥拉“尺度学说”（该学说的核心是普罗塔哥拉命题，即人是万物的尺度）的逻辑后果时，柏拉图在其整个著作最为精深并最有争议的章节之一，即《泰阿泰德》171a中，使用了“最精巧”（或“最精致”[*kompotaton*]）一词。在《泰阿泰德》171a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力图通过自我反驳论证来驳斥普罗塔哥拉的尺度学说，该论证苏格拉底自己确切地称之为“最精巧”（171a6）。涉及 *oi kompsoi* [精巧的思想家] 的另一个著名出处是《斐勒布》53c6，在此，我们遇到一些思想家，用苏格拉底的话说，他们主张“快乐总是一个生成变化的过程，根本没有已然存在的快乐”。关于这些精巧思想家的身份，仍然存在争议，但他们有关快乐的观点，却提醒着我那些精巧思想家对于我们感觉的本性和内容的主张，对此，柏拉图在《泰阿泰德》156a中有所讨论。^② 根据这些思想家的主张，感觉是由某些被感知的对象和感知的主体偶然相遇而引起的，该对象和主体都处于变成“某物”或“某人”的长期过程之中，
2 绝非是现已存在的“某物”或“某人”。至少，如果我们依照《泰阿泰德》156b的归类，快乐就是这种类型的一种感觉，在此，苏格拉底说：

关于感觉，我们有如下一些种类的名称：“看”、“听”、“嗅”、“感到冷”、“感到热”；还有一些被称作“快乐”、“痛苦”、“欲望”、“害怕”，等等。

或许可以说，《斐勒布》中思维精巧的人可能与《泰阿泰德》中精巧的思想家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因而他们与普罗塔哥拉也有密切联系，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普罗塔哥拉跟《泰阿泰德》156a中精巧思想家的群体是联系在一起的。

^② 有关这些精巧的思想家，参见下文第47页注释86。

在柏拉图眼中，普罗塔哥拉是一个思维精巧的哲学家，他的哲学论证可以导出一些非常巧妙的结论。普罗塔哥拉的观点可以对柏拉图自己的哲学学说构成严重的挑战，正如对于客观主义而言，相对主义在当今显示出自己是最为精巧的而又富有挑战性的哲学立场一样。客观主义大体上可以定义为，“坚定地相信确实存在或必须存在一些永恒的、非历史的基质或框架，并以此来确定合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或正当的本性”^③。普罗塔哥拉思想的精微巧妙（更加一般地说，相对主义在哲学上的精微巧妙）并不能阻止柏拉图发现普罗塔哥拉观点的逻辑矛盾或缺陷。尽管如此，在柏拉图看来，普罗塔哥拉仍然是一个相当严肃的思想家，值得密切关注和认真研究。有人可能提出证据认为，还有其他一些思想家也被柏拉图当作思想非常精巧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和帕默尼德就是两个很好的例证（关于毕达哥拉斯，则证据欠缺）。在某些细节上，柏拉图在其某些对话之关键性的哲学章节中，论述了赫拉克利特或他的那些才智平庸的追随者，即一些赫拉克利特主义者。但是柏拉图并不认为赫拉克利特值得花一篇对话的篇幅来讨论，这尤其是因为他的主要观点难以掌握，因为他的哲学思辨离柏拉图的年代比较久远，而且他的表达又晦涩难懂。最终作为年代接近的对话参与者，柏拉图让赫拉克利特的追随者参与对话。但令人遗憾，那些追随者好像只是能够毫无批判地重复赫拉克利特“一切皆流”的观点，或者只是将他的观点推到不堪一击的极端立场，这正如柏拉图《克拉底鲁》所展示的

③ 见 Bernstein, R. (1983),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 8; 还见 Margolis, J. (2003), *The Unraveling of Scient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49。在论到笛卡尔主义时，马戈利斯说：“撇开人类探究真理的各种限制不谈，任何实在论都坚持世界有确定的结构，并且我们的认知能力能够可靠地认识那些独立的结构。”关于柏拉图的客观主义，见 White, N. (2003), ‘Plato: Epistemology’, in Shields, C. (ed.), *The Blackwell Guide to Ancient Philosophy* (Oxford: Blackwell), p. 100。

那样。^④ 关于赫拉克利特式的“流变”观念，柏拉图给予了相当广泛的处理，比如，在《泰阿泰德》、《克拉底鲁》和《斐勒布》中，都有所处理。当然，我已随时准备承认赫拉克利特的“流变”观念对于柏拉图的重要性，尤其是就可感知的世界而言。谈论柏拉图的赫拉克利特主义已是常识，意思是说，柏拉图把可感世界当作某种不断流变的东西，这确实是一种赫拉克利特式的世界。^⑤ 另一方面说，尽管“流变”的观念影响了柏拉图，但那也只是柏拉图所要面对的强有力的观念之中的一个；赫拉克利特的观念也只是在这一个（重要的）方面挑战了柏拉图，实际上，他哲学思想的其余部分并未受到挑战。

柏拉图在其《帕默尼德》中对帕默尼德的思想进行了广泛的处理，在该篇对话中，帕默尼德被描绘成一个高贵的形象。他是一个智慧的老者，从该篇对话的斯特凡努斯（Stephanus）137a 直到整个对话结束，都是帕默尼德代替苏格拉底，负责引导对话，该对话也是以帕默尼德自己的名义展开的。帕默尼德对柏拉图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影响到他有关型相（Form）的形而上学。^⑥

④ 关于克拉底鲁的极端主义，还可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5.1010a10-15。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追随者，见《泰阿泰德》中塞奥多洛的话：“苏格拉底，你是知道的，这些赫拉克利特的原则[……]——你不能与这些爱菲斯人的任何一个当面进行讨论，他们自称为行家里手，你与他们谈话就如与疯子谈话。他们恰如他们在自己的书中说的事物一样——总是处在变动之中。他们所说的，他们所坚持的问题，他们对问题的平静的解答以及依次提问，就持久性而言，在他们的能力中决无一丝一毫[……]。如果你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发问，他将从他的箭囊中取出一些相当莫名其妙的话，并朝着你信口开河；如果你让他对他所说的话语给出解释，你将又被另外一些充满奇怪转换的语言搞晕”（179e-180a）。

⑤ 关于柏拉图的赫拉克利特主义，见 Reed, N. H. (1972), ‘Plato on Flux, Perception and Language’,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18: 65-77; Irwin, T. H. (1977), ‘Plato’s Heracliteanism’,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7: 1-13; Decleva Caizzi F. (1988), La ‘materia scorrevole’: sulle tracce di un dibattito perduto, in J. Barnes & M. Mignucci (eds), *Matter and Metaphysics* (Naples: Bibliopolis), pp. 427-470.

⑥ 见 Palmer, J. A. (1999), *Plato’s Reception of Parmen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和 McCabe (2000)。

对柏拉图而言，帕默尼德不是一个敌人，而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哲学前辈，一个柏拉图向其学到一些重要东西的人。^⑦对他而言，帕默尼德是一个哲学家，其哲学观点需要经过纠正或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用现代的用语说，他是一个提出了很好的哲学观点的人。因此，一方面，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思辨在时间上较为遥远，对于柏拉图而言，不能代表真正的威胁或挑战；另一方面，帕默尼德，与其说是柏拉图的敌人，不如说是令他尊敬的前辈。毕达哥拉斯显得较为次要，也根本不是柏拉图的竞争对手，而是柏拉图在哲学上的另一个可能的前辈。毫无疑问，在《斐多》和其他地方，柏拉图借用了毕达哥拉斯关于“灵魂从一个躯体转世到另一个躯体”的观念。意识到数学有助于解决某些关键的哲学问题，这也是从毕达哥拉斯那里借用而来的。但是，如果我们想更加全面地界定柏拉图与毕达哥拉斯密切联系的程度，我们很难超越这种一般化的影响。

对于柏拉图而言，毕达哥拉斯、帕默尼德、赫拉克利特，他们要么是年老而值得尊敬的前辈，要么他们对柏拉图的影响难以把握。柏拉图所处的社会思想环境就是这样。到此为止，在柏拉图受其影响的哲学前辈的清单中，遗漏的主要思想家就是智术师派，对于他们，柏拉图花了大量的对话来进行讨论，尤其是普罗塔哥拉，他是智术师派的主要思想家，对于柏拉图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模式，普罗塔哥拉都是最危险的敌人。^⑧智术师运动的领军人物普罗塔哥拉，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被雅典文化

⑦ 关于帕默尼德，见《泰阿泰德》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所说：“帕默尼德在我眼中，用荷马的话说，是令人敬畏的。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就见过他，而他当时已经很老了。对我而言，他是多么的高贵与深邃”（183e）。

⑧ 关于柏拉图对普罗塔哥拉的考虑，见 Lee, M. (2005), *Epistemology after Protagoras. Responses to Relativism in Plato, Aristotle, and Democrit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5: “柏拉图用了两篇对话的主要篇幅来探究普罗塔哥拉的观点——这也许是柏拉图哲学著作中讨论得最为丰富且最为细致的一个有才华的人物。” 还见 Broadie, S. (2003), ‘The Sophists’, in Sedley, D. (2003)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reek and Roman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76.